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七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劉霽　褚脩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逾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

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廵行風俗表言其狀曇
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
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
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宣城宛陵
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拏虎虎毛
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
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

傣六歳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傣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傣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毁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傣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

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衰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為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兹風教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為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悵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中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
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
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㻙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㻙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㻙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荅若有悔異亦相聽許㻙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翂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
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虀粉但因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瑢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瑢弗聽曰
瑢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瑢曰異哉
王尹何量瑢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瑢有靦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
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悦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𭃄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𭃄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彦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摽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
並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兹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麐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脃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句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諮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

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飧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瘗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瘗所晝夜哭泣不絶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烱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撙太中大夫烱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烱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黙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烱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㝢謂曰求黙皆已

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閒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枕凷藉地腰虚脚腫竟以毁卒

庾沙彌頴隂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王輔國長史長沙内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

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闕三字）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

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紑性静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膺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沓在文士傳歊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叅軍

竝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限内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

晝夜號慟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
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簡獻頌高祖嘉之
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
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簡母慮不得還感氣
卒及簡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

彊勸以飲粥闓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闓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烱江紑謝闓者亦二子之志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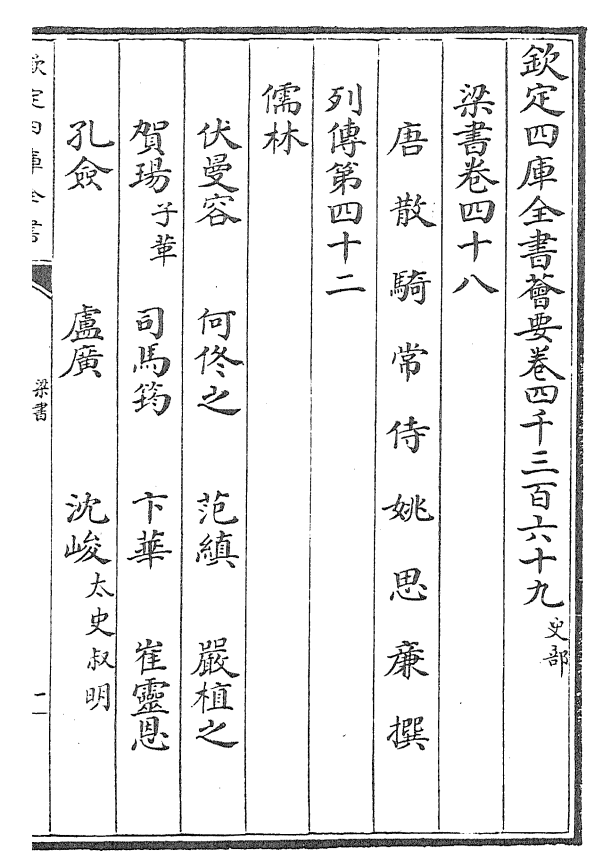
梁書卷四十七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滕曾子○度南史作虔 臣人龍按南齊書王儉爲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爲豫章內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有舉字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六十九 史部

梁書卷四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虚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横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

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内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賔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盧江何
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
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
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斆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

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竝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

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内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黄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

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
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䓁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
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
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
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

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

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華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佯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蠧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
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巳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虚誕之辭欣以兜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縝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為鄱陽内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

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之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黄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賔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别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理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賔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教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貧祿代耕不及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

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李亦明三禮歴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黄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温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丞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為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為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捨又曰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毁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鎬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刋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

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内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

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
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
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
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
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鈞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壼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偏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竝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亙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竝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為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俶亡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始安太守坐事

免頊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干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絶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閲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偘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
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
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
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
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
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

儌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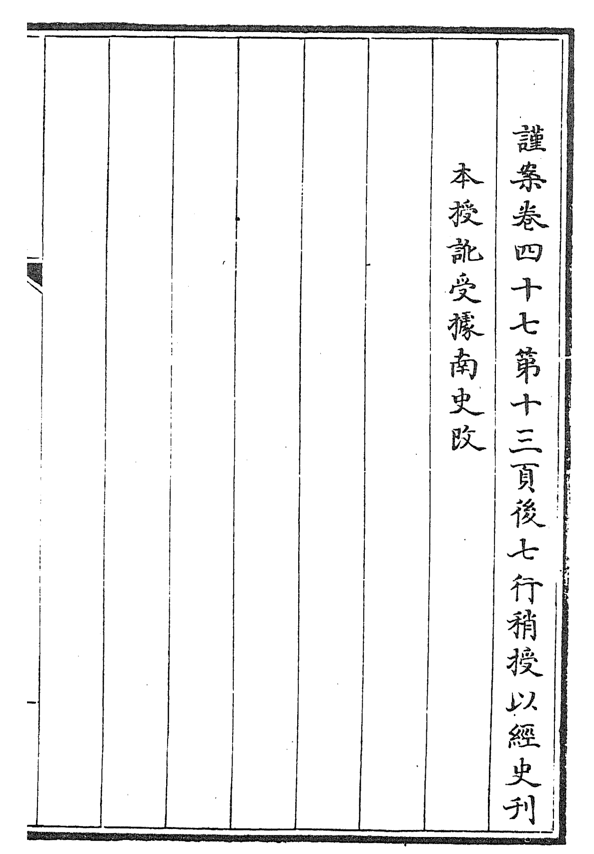
賀瑒傳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應從之

司馬筠傳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有如母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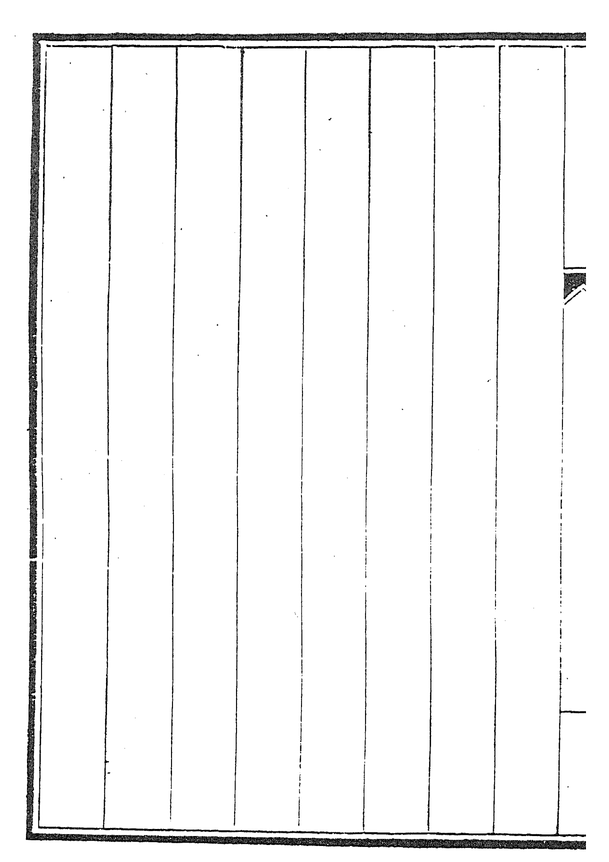
崔靈恩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十

孔子袪傳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七第十三頁後七行稍授以經史刊本授訛受據南史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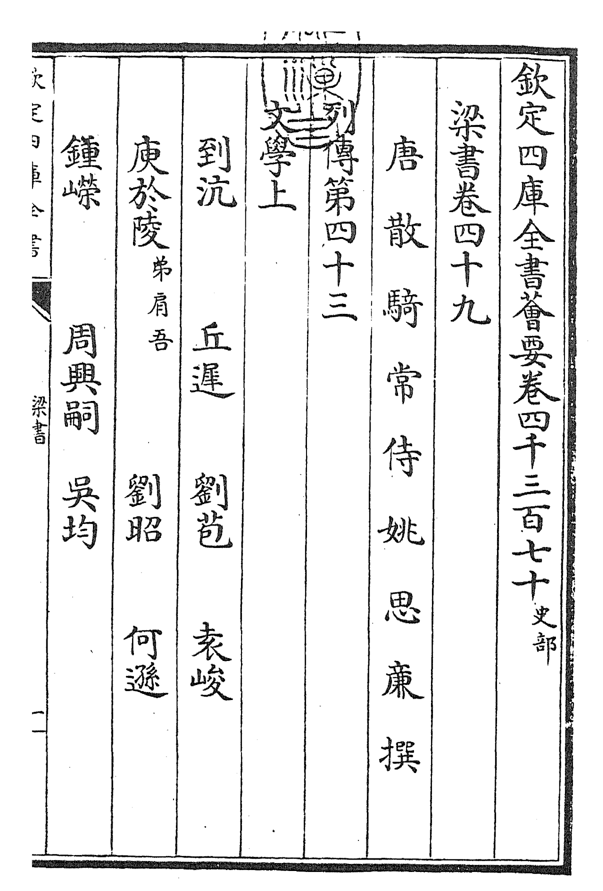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七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九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輙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絶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隷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

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遷車騎録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没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為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庚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荆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遥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

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别駕遷驃騎録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宫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
領荆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晋
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
吾常隨府歴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
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
録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録事諮議
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

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固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辯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

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
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冦
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
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
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為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縚弟

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
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
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
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

言曰永元釁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唯黄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乞虚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摇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

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竝汎朱紫相
奪諠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為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録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頊之卒官岏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

亦預焉兄弟竝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髙祖凝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為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文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為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建安王偉為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

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

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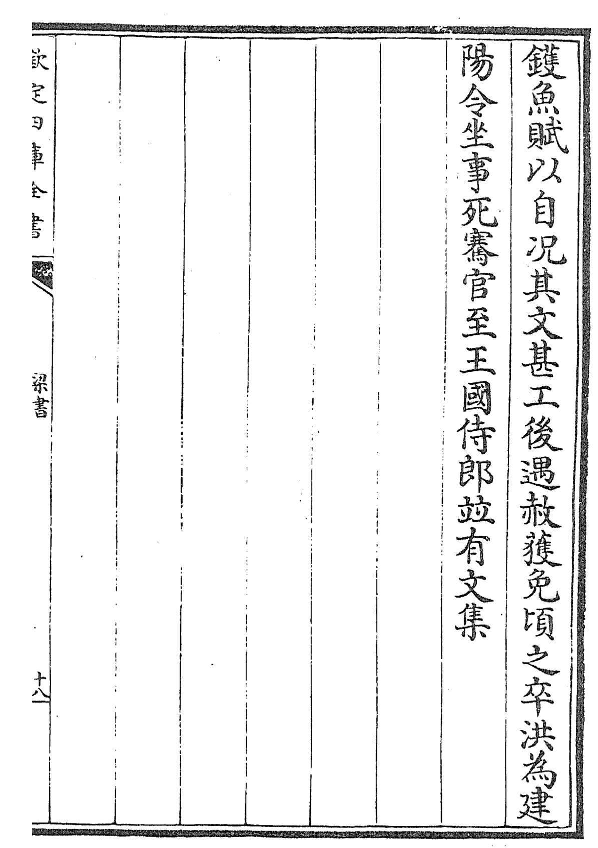
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

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

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

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



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沆傳時高祖讌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正

袁峻傳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愼○子愼南史作愼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為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